

羅振玉

一

穰卿仁兄大人閣下：

戊子秋試，在杭垣文龍巷邵氏履素堂吳君經才坐上得接清徽，匆匆八年矣。歲序如流，時艱日棘，漆室之慨，彼此同之。今夏敝親家劉雲搏太守由鄂返淮，述閣下與同志創設報館，出示章程，頷誦之餘，莫名欽佩。竊以中國千餘年之積習，皆坐人心錮蔽，才智不出，今欲開錮閉，則興學校爲要圖，而開學校之先聲，則報館爲尤急。竊以閣下此舉實握開風氣之樞紐，爲之驚喜欲狂。比報張出，得讀偉論，暨梁卓如先生諸議，辭理并優，二長兼擅，沉痛深摯，語語中肯，奇才奇才，能毋拜服。弟流庸淮浦，錄錄無寸長，行年三十，精力半耗于經史考據之中，比來憬然有悟，已有遲暮之慨。又淮陰僻壤，獨學寡儔，二三同志，落落如晨星。風蕭雨晦，索居尠懽，顧念時艱，坐起歎息，不但旁觀駭怪，亦復自哂也。茲有懇者，弟與同人每歎中國欲舉一事，難若登天，窮而在下，則苦心力不齊；達而在上，則更沮撓百出。我輩日事空談，毫無實效，媿孰甚焉。昨與敝友蔣伯斧參軍議中國百事皆非措大力所能爲，惟振興農學事，則中人之產，便可試行。蔣君忻然，急欲試

辦，而購買機器，聘請農師，及仿行日本鐵棒打井等法，非託諸東人、西人不可。茲專誠投前，擬先與尊館繙譯古城君議之，若西方學者，閣下交遊中定不乏人，尚乞一言爲介，俾得有成。至此事舉辦細章，仍乞示以指南，無任禱企。蔣君，當今志士，與弟夙好，每次尊報出，輒讀之擊節，讚歎不已，傾倒有素，敢爲作緣，專此奉申，一切詳細，由蔣君縷陳。天寒，諸希爲道珍攝。肅請籌安。卓如先生前並乞代達欽慕之慨。鄉愚弟羅振玉拜啓。十月朔。

再者，前次閣下致雲搏親家函，已悉。渠現不在淮寓，因鐵路事行蹤頗無定所。淮地報張，除以前之報仍寄劉宅外，茲再奉上三十元，乞添報十分，徑寄淮安南門更樓東敝寓，此報即由弟分送。緣雲翁既旅食在外，渠家中無人照料也。徐州之報，可由敝處轉寄，所費有限，下次並交至敝寓可也。弟玉又啓。

二

穰公我師閣下：

兩奉手書，敬聆種切。李君之信暨馬相伯先生章程，並皆收到。鄞鎮之間漲地，實爲可遇不可求之機會，其函中所述十利，想不至虛誕。徐雨之觀察言，須得大地，得此塊似乎已足試辦矣。徐觀察所試直似漲地，未得成效，由于土性未能改變，而土性未變之由，則因經費不敷，機器不全之故，此出于理之必然。今此會欲舉行，誠如尊諭所謂經費難籌及無以取信兩端。鄙意莫如先譯

書報，即求代物色東文繙譯（擬明春即舉辦），先爲月報，並譯農學各書，計一歲之需，不過二千金左右，當可敷衍。書報既出，消息可通，我輩今日所諮詢於人而各執一詞者，異日可自于所譯書中得之，旁觀者亦知會中人認真辦事，庶幾漸能相信。此事所費少，而見效速，高明以爲何如？至鄞鎮間漲地，欲築隄開溝，諒非數萬金不辦，然地廣至數十萬畝，而費僅數十百分之一，尤不可不努力者。此地若能開懇，則農會根基已立，惟費重任艱，俟伯斧兄回淮再議如何辦法，粗有頭緒，再縷告左右，及與同會徐、朱諸君子公酌也。茲先擬復李君信稿一紙錄呈，務乞尊酌，如可如此，即祈遣胥寫復爲感。相伯先生細章，業讀一過，精密之至，惟此事尚無一定辦法，稍須方能上報也，以爲何如？晤相翁時，先祈代爲致謝，隨後同伯斧兄再作函謝，並有事須訪詢也。肅此敬復。虔請籌安。天寒，爲道珍攝不賜。小弟羅振玉頓首。冬月廿五日巳刻。

再，蔣伯斧尚未回淮，知注並聞，又申。

三

星翁先生閣下：

前由箸易堂書坊攜奉一函，當已達覽。茲有懇者，淮地同人須看《時事日報》，信局尚無售者，謹求代訂三分，自第一張起，報價若干，示知奉完。此報不必每日寄，可按旬同《時務報》一齊寄至敝寓可也。費神容謝。虔請冬安不賜。諸位先生均此不另。小弟羅振玉頓首。